

纂圖互註荀子

八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五

解蔽篇第二十一

蔽者巨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

一曲一端之曲是時名蔽於異端由說故作此

篇以治則復經兩疑則馭矣

言治世用禮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

道而疑蔽者為是一

曰

莊天道篇此之謂

天下無二道聖人

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

亂亂君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

也如縲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

迨近也近謂所好也言亂君好便則墨氏誘之好則惠氏誘之私其所積唯恐聞其

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倚任也或

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謂正道也

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

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

聞况於使者乎雷鼓大鼓聲如雷者使役也以論不役心於正

哉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

下豈不哀哉上下共非數為蔽數為蔽欲為蔽惡為蔽

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

今為蔽此其所知所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

術之公患也公共也所好昔人君之蔽者莫不為蔽是也

桀蔽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

未查桀如斯觀未聞韓侍郎云斯或當為其觀觀夏同姓國喜其

君當時為桀佞臣也國語中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

女為黃侍中云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

有施喜姓國也

其心而亂其行

妣已紂妃飛廉紂之嬖臣惡來之父善走者紂語曰殷紂伐有蘇有蘇以妣已女為賈付中云有蘇紀姓之國也

怨非而不用

事任也不用不為謀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

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

九牧九州之

亭山

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昂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甯縣當是誤以甯為昂傳寫又誤為亭音音音紂縣

於赤旆

史記武王斬紂縣於大白身不先知又莫之諫此

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主其心而慎治之

主其

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

王而受九有文王鑒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以

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

九有九牧皆有九州也撫有其地則遠方莫不致其珍故曰

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

天下歌死則天下哭夫是之謂至威詩曰鳳凰秋秋其

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

逸詩也爾雅鷩鳳其雌凰秋秋猶踰踰謂舞也干楮也此帝蓋謂堯也堯時鳳凰巢於向閣言堯能用賢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

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

唐鞅宋康王之

唐鞅曰吾殺戮甚衆而君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之

若無辨其善與不善一時罪之則畏矣宋王從之

權而遂載子

戴子戴驥也世稱子曰戴驥為宋太宰夜使人曰吾

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

申者

也蓋為唐鞅所逐奔齊也

申生而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管遂賢相不罪孝克身

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皆叛爭權

而不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之也鮑叔審戚隱朋仁

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扶持召

公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

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

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勉之彊之言必勉彊於知賢輔昔

賓孟孟之蔽者亂家是也賓孟孟周景王之佞臣立王子朝者亂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股无肢脛無毛宋

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但任其

之道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

不可以多君无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申子蔽於勢而

法雖无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申子蔽於勢而

不知知勢申子名不告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賢得權

意同下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

有尾之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天為自然之道莊子

也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由

俗謂之道盡謙也也當為欲廉与謙同快也言若從人所為

反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則天由勢謂之

道盡便矣便便宜也從勢而去智則由辭謂之道盡論矣

論辯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自然此而數具者皆道

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舉之言道者

亦及猶天地常有能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

也曲知言不通大道也故以為足而飾之謂其持之有故

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

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亂雜也言其多才

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績也一家謂作春秋也

定禮樂成積舊言也言其所用不帶於眾人舊習故能功業如此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

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

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

萬物而中懸衡焉不帶於一隅但當其中是故眾異不得相蔽

以亂其倫倫理也何謂衡曰道道謂故心不可不知道心不知

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道為不可謂合意人孰欲得恣而

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人心誰欲得縱恣而肯守其不以

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

人各求其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妨

夫何以知問何道以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

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

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

要也心能懲何患不知心苟知道何故治之要存於知

道人何以知道既知道人在於知道曰心在心何以知

曰虛二而靜能然則可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

臧請為藏古字通下意同言心未嘗不有藏言有所謂虛也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

謂同時兼知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人

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在心然而有所謂虛

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遷不心生而有

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

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既不滯於一隅物

心一待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則寢也自行放縱

有所所思寢則必夢偷則則必放縱後甲必謀慮也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

不以夢亂亂知謂之靜夢想家也則置諸頭也言慮心有常不

斯為靜也此皆明不蔽於一端虛受之義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

有求道之心不滯於偏見曲說則是虛一而靜也作之則將溷道者之虛則將事

道者之一則盡將思道者靜則察此義未詳或恐心脫誤耳

之功也作動也須待也將行也當為道道者虛則將事道者一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字皆務也作之則行言人心有動作則白

口也必虛心通道則万事无不以一心事道則万物無不盡以靜心慮道則万變無不察此皆言執其本而未隨之知道

察知道行體道者也知道察道思道者靜則察也知道行虛

一而靜謂之清明既虛一而靜則通於万物故有形者无不見坐

論莫論而失位見則无不詳論說論說則无不得其宜也坐

於空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聞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

參稽治亂而通其度流通參驗稽考制度也經緯天地而材官萬

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官為分官謂不失其任重責當為理和或為裁恢恢廣

廣孰知其極墨墨廣廣孰知其德涓涓紛紛孰知其形

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有惡蔽矣哉此皆

明虛一而靜則通於神明入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墨讀心者

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之以

為百弊所使也自禁也自使也自養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

此六者皆由心使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詘

然所以為形之君也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

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劫迫也云云言

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其精

之至也不貳其精之至極在二而靜也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

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之也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曰采采事采

器也思君了置於周之列位也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

周行采易得之物實自勿盈之器以懷人寘周行之心貳之乎故曰

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

知也枝旁引如滿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端不貳之身盡其

故則美故自也蓋不貳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一

焉凡事類皆不可兩以知者精於一農精於田而不可以

為田師質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

以為器師皆藏於一技故不可為師長也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

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也道故精於物者也精於物

者以物物謂能名物其一物若農賈之屬也精於道者兼物物謂能兼治

也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贊稽物一於道所助考物也助考謂兼治也一於

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心在

為志發言為論官謂各皆具任无為差錯也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

萬物成舜能一於道但委任眾賢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處一危之其榮滿側養

一之微榮矣而未知謂心一也危之當為之危危謂不自安

也危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終使之心也養心之微謂養

心之危言能戒懼兢兢業業終使之心也養心之微謂養

心之微无形故雖榮而未可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

微今實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國曰危則難安

道不蔽於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幾前非也與微同

微惟精惟一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故人心譬如槃水止錯而勿

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濁謂沈泥則足以見鬚眉

而察理矣埋肌書之文理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

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道之以理養之

以清物莫之傾清謂中和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

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也言此

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倉頡

好稼者衆矣而石稷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

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

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

奚仲作車杜作乘馬而造父

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常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

車服故謂之軒轅此云奚仲者亦改制且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

與土同乘馬四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

故謂之圃並音剩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四乘馬作一駕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

能與我歌乎是當為視曾子曰有人視庭中可以搏擊鼠則安

歌詠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解空石石穴也蓋古之善

射之人也善射以好思好善清靜

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思其射之

妙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是

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蚋之聲閑居靜思則通精精也

也闢屏除也言閑居靜思不接外物故能通射之妙也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

人思射則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此已

之之辭子孟子惡其敗德而山其其可謂能自彊於脩身有子惡卧而焠掌可謂能自忍

矣未及好也有子蓋有若也焠灼也惡寢卧而焠其掌若刺股

一句可有子焠掌可謂能自忍其自則未及善闢耳目之欲可

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

未可謂微也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十字並衍耳可謂危矣

也微者精妙之謂也夫微者至人惟精惟一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

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冥與理會言未臻極雖在空石之中猶未至也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景

何忍何危兼猶盡也聖人雖縱欲盡情而不過制者故仁者

之行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無為謂知遠理

形而悟也無彊謂全無遠理疆制之萌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理

心之道也思慮也恭謂乾乾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無所不適也凡觀物有疑中心不

定則外物不清清明審也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

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見植林以為後人也冥冥

蔽其明也冥冥暮夜也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踴步之澮澮

陸同平步曰澮澮小溝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閨

勢亂其官也闔指樓也一闔反漢无聲也啣啣喧聲也官故從

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

山上者望木者十仞之木若著者而求者不上折也高

蔽其長也皆知其高遠所蔽故不往求然則水動而影搖人

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玄幽深也或謂為眩瞽者仰視而不見星

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明目之有人焉以此時定物

則世之愚者也被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矣苟不

當定能無過乎以疑決疑猶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音

其為人也愚以善其美其德也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

伏鬼也仰視其影以為立魅也仰同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

而死豈不哀哉皆奔夫也失氣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

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或驚動也感忽猶恍惚也玄亦幽此

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無有謂以有為無也有無謂

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已以正事謂人以此正

南則無以異矣慎墨之蔽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

之理也以知人之性推以可知人之性求可知物之理而

無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疑止謂有所不為窮

者若一田員習也陝周也子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

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錯置也謂發捨也身已老矣子已長

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

愚妄

八也

謂至足曰聖也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言人所事當止於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孝異術也聖王之謂是

為至足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倫物理也制法度也兩

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所以為至足也故學者以聖王為師察

以聖王之制為法治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効其人

統類法之大綱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聖人而近之則為君子有道德之稱也

知之聖人也知聖王者故有知非以慮

是則謂之懼自知其非以圖慮於是則謂之能戒懼也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

賊勇於為非以持制是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孰甚也察其非以分為是之心此篡

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知脩飾也蕩動也多能知非脩飾蕩動而為是則

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詛辯說利口而飾非以言亂是則謂之詛傳曰天下有一非察是是察非衆人為是者而非之

以為非者而察之也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所以非是察非觀天

下有不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

耶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為隆正者而能分是非治曲直乎言必不能也若夫非分是非非治

曲直非辯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

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

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辯而幾利隨亂也音骨彊

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公治說者方多

然矣慎墨季惠之屬傳曰析辭而為察言物而為辯君子賤之

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所謂析言破律

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

也言役心无益復憂則廣焉能弁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

項干之曾中謂不以无益害有益也不慕往不閔來

無邑憐之心不慕往謂不悅慕无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閔

也來謂不憂閔無益之事而來正之也或曰往已或曰邑與悒同快也謂讀為悵悵也言其无悒悵悵惜之心皆明

不為異端所蔽也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辯治亂可否昭

然明矣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以周密為成以漏

事也明君日月之照臨安用周密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以宣露

隱藏為敗闇君小无此事也闇君務在隱而不知照臨之功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

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為朗狐狸而

蒼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此詩墨謂蔽塞也狐狸而蒼蒼言狐狸

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夫而讒言

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反還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詩

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詩人推大

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

赫赫然著見於天也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五

纂圖互註荀子卷第十六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以是為非故著正名篇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

以驗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

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

後王之成名

後王之者有素定成就之名謂舊名可法效者也

刑名從商爵名從

周文名從禮

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

文名謂節文威儀禮節用之儀禮也

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

曲期

成俗舊俗方言六期會也曲期謂委曲會物之名者也

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

而為通

遠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為通而不改作也

散名之在人者

之分散在人者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人生善惡故有必然之性理是所受於天之性也

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和陰陽冲和氣事任使也

然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合感應不使而自若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耳目之精靈與聞見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

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人性感物之後分情然而心為此六者謂之情情然而心

為之擇謂之慮

情雖無極心擇可為此六者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不而謂之慮也

偽

偽矯也心有選擇能伸動而行之則為不拂其本性也

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

為

心雖能動亦在積久習為然後能矯其本性也

正利而為謂之事為正道之和則謂之事業

謂商農工賈之事

正義而為謂之行

苟非正義則謂之奸邪所以知之

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之在人者謂在大之知有所知者知有所合

謂所知能合物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知所能在人之心者能有所能合物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知所能在人之心者

合謂之能能當為耐古字通也耐謂堪任其事

性傷謂之病傷於天性不得其所以

節遇謂之命

命者知天所命然也

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

之成名者也

略率此上事是散名之在人者後王可因之成就素定之名也而或者乃為聖白之說以是為非斯亂名之大

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禮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不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故析

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辯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產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鶉袴民之亂

袍衣鶉袴民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鄭國大劫民口謹譟子產患之於是討鄧析而修之民乃服是是非乃定是其類也故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

則公其一人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一於道法而謹於脩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王者所立之迹也下不敢亂其名畏服上故迹長也

丁丈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謹嚴約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刑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守偏儒疑其所習

若有王者起必將有脩於舊名有作於新名名之善者脩之故孔子曰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必也正名乎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

要不可不察也緣自也樞要大要樞名也物无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貫故因耳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万物殊有時欲之率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知其二足而羽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既為治在正名則此三者不可不察而知其意也異形離心万物之形各異則分離人已下覆明有交喻交相譬喻之則名實深隱紛結不知也異物名實玄紐玄深隱也紐結也若分別立名使異物而

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人之分制名以指實无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為之分辨制名所以指明實事也上以明貴賤下以辨

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有名之意在此然則何緣而以同異設問覆明

正名十六卷二

同異曰緣天官主八官耳鼻口心也謂之官言各有司主

凡同類同情者甘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

通是以共其約玄以相期也同類同情謂若天下之馬雖白

所以共省約之名以相期會而命之名為制名也形體色理以目異形體形狀也色

也言方物形體色埋以日別異之而制名也聲音清濁調竿音聲以耳異清濁

之屬調竿謂調和竿竿之聲也竿竿類所以導衆樂者也不言草

木之屬而而言竿或曰竿八音之首故黃帝使伶倫取竹作筥是竹

為音聲之始莊子天籟地籟亦其義也奇聲方物衆生之異者也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

異奇味衆味香臭之辨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草花

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曰鳥鵲色而沙鳴鬱洒未詳酸酸氣也奇

臭或曰洒當為漏蒙文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皆佩容

曰馬黑脊而般臂漏鄭音蠖二姑臭也疾養倉執滑鉞輕

重以形體異疾痛也養與瘠同倉寒也滑與汨同鉞與披同皆

濇同輕重謂分銖與鈞石也此皆在人形說故喜怒哀樂夢

射別異之而立名也初亮反又楚陵反說故喜怒哀樂夢

惡以心異說讀為脫誤也脫心有徵知徵召也言能徵知

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能召

而知者因目而知形為之立名也心雖有知不因耳目亦不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

簿而類然後可也天官耳目也當王也丁浪反簿簿書也當簿

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

所緣而以同異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知

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為心能召而知之若又无說則謂之不知也然後隨而命之既分同異之後然

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然後隨而命之後隨所名而命之

此已下覆明制名相要之意也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同名單足以

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物之單名也兼復名也喻曉也

色則謂之白馬 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其雖共不為害之
黃馬之比也 單物謂之單名復不可相避則其同其名若單名謂之馬
而方馬同名復名謂之白馬亦然雖共不害則分別也 知異

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
心知之異實者異名則不亂 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 異實
也謂若牛與馬為異實也 卒不可偏舉故猶使異實者有時无同一名也或曰異實當為同
實言使異實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

故萬物雖眾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
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正 推此共名之
於無共言自同至於異也起於推謂之物 有時而欲徧舉之

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
至於無別然後正 言自異至於同也謂之其方名復謂之物
異名同名 是同名者生於都率名也言此者所以別
之意也 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

約則謂之不宜 名無固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以命謂立
其約而命之若約為天則二人皆謂天 名無
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 實名以名實各使
成言語文辭謂若

天地日月 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 徑疾平易而不
之比也 其名即呼謂呼其名遂曉 物有同狀而異所者 謂若兩馬同伏
其意不待訓解者 音佛 者有異狀而同所者 謂若若幼異狀同是一
也 可別也而為異

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 即謂兩馬之類名雖可
合同謂之馬其實二也 狀變而實
別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 狀雖變而實可
別為異所則謂

之化化者改舊形之名若田鼠化為鴽之類 此事之所以稽實
雖有化而无別異故謂之一實言其之一也 此制名之樞要也 此皆明制名之後
定數也 稽考其實而定 一二之數也 此制名之樞要也 大意是其樞要

王之成名也不可不察也 此三制名之意後主可因其
成其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見
侮不辱聖人不愛已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

正名十六已四

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已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亦見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聞或言聖人不愛已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驗之

所以為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為有名本之禍因觀見侮不辱之說精熟可行也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

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山淵平即莊子情欲寡即宋子刑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墨子之說也古人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不改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為平奚為不可哉古人言情欲多我以為寡芻豢甘大鍾樂我以為不然亦可也

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緣同異本由物一貫則不分別故定其名而別之今山淵平之說以高為下以下為高若觀其精得調理與否則能禁惑於實而亂名者也非而謂楹有牛馬

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非而謂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

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也

之名約以其所受情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名約即名之據進也所受心之所辭非驗其名之大要本以指之定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為其所辭者則能禁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二惑者

矣為僻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辯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明君守聖人之名分不必亂名器以道一民不與之共事共則民以他事亂之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道達之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辯執惡用矣

哉申重也章明也謂先聖格言但用此指取之不必辨用更勢也辯謂說其所以然也今聖王沒天下

亂茲效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荀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

後說說不喻然後辯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稍

人易曉也謂若白馬但言馬則未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故

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反覆之名也

期命辯說也者用之大文而王業之始也無期命辯說

用之文飾王業之始在於正名故曰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用本

麗俱得謂之知名其所以為知名也名也者所以期累實

也名者期於累實其所以成言語或曰累之辭也者兼異實

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兼數實之名

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

用也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辯說也者心之象道也

所以為心想象之道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工能成物宰能生

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理也理條貫也言道心合於道

說合於心辭合於說言經為說成文為辭謂心能正名而

期質請而喻辯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辯則

盡故正道而辯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

百家無所竄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

之明而無奪異移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

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真窮是聖人之辯說也

百家曲說皆競自矜伐故述聖人辯說聽覆而無奮矜伐詩曰

德之色也白道明道也真窮隱也真窮謂退而窮顯也

顯顯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
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篇顯顯體貌辭讓之節得矣長少

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祿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
公心辯以仁心說謂務於開導不聽辭辭也以學心聽謂棟敬

之說是不動衆人之非譽不以衆人是非而為不治觀者
之耳目其所辯說不束不賂貴者之權勢不為貨賂而移

不利傳辟者之辭利謂貪愛之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
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辯說也吐

不奪謂吐論而人不能奪利或為和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
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也漫漫長夜貌

騫各也引此以明辯說得其正何憂人之言也君子之言涉然而精倪然而類差
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涉然

貌倪然俯就貌謂俯近於人皆有統類不虛誕也差差
不齊類論列是非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一也當丁浪反彼名辭
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通謂得其理故名

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也外是者謂
之認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為己寶認難也過於

外則是務為難說耳君子不用故愚者之言勃然而粗噴然而不類諸諸
然而沸勃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疎畧也噴爭言也助革反

則無統類又言諸諸然沸騰也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
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而不實又不深明於志義相通之理故窮藉而無極甚勞

而無功貪而無名賸踐履也才夜反謂踐履於無極故知
者之言也為智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

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愚者反是詩曰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

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去城短狐也蜮蝥也
有面目及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凡語治而待去

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
然後為治則是無道欲

欲者也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術而反為多
欲者所困故能道欲則欲自去矣能節欲則欲自寡矣

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二者異類如生死之
所不在於道欲則治不道欲則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所也非治亂也

乎天也求也從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
所受乎心之計此一節未詳或慮脫誤耳或曰當為所受乎
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天之欲皆制節於人之所欲生甚

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
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此明心制
欲之義也故欲過之而

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為也言欲過多而所作
為不及其欲中心制止之也心之所可

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所謂謂心為可也言若心止
之而中理欲雖多奚害於治欲

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

止於亂心使之失理則欲
雖寡亦不能止之故理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

之所欲明在心
不在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
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
所亡欲也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

者情之應也以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性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辭欲又情之所應所以人不免於有欲也

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心以欲為可得而道達之智慮必出於此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夫人心故雖至賤亦不能去欲也

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性之所欲之為天子亦不能盡秦皇漢武之比也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

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則求節欲之道而為之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

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必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皆在節其所求之欲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求天下莫及之也

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知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知節欲無過於道則皆從道也

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欲往南而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不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既南而惡北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而走北乎

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欲之不可盡也因肯捨南而走北乎也離得欲之道而取其所惡也哉今夫情欲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為欲之不可得盡因肯取所惡哉言聖人之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

而宋墨之徒不喻斯理而彊令去欲寡欲此何異使人離南而北走捨欲而取惡不可得之也

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道也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至此此明合道雖為有欲之說亦可從之不合道雖為去欲之說亦可離之也故知者論

道而已矣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夫欲寡欲者皆衰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

道而已矣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夫欲寡欲者皆衰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

道而已矣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夫欲寡欲者皆衰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

道而已矣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夫欲寡欲者皆衰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

道而已矣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夫欲寡欲者皆衰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

道而已矣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夫欲寡欲者皆衰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

道而已矣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夫欲寡欲者皆衰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

道而已矣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夫欲寡欲者皆衰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

道而已矣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夫欲寡欲者皆衰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

道而已矣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夫欲寡欲者皆衰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

道而已矣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夫欲寡欲者皆衰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

道而已矣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夫欲寡欲者皆衰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

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

與權俱粹全也凡人意有所取其所取未嘗全意有所去其所

者也能權變隨時故以喻道也言人之欲惡常難固意故其所至

動而不可不與道俱則感於欲惡矣故道者道也言其誠於貧賤不

汲汲於富貴故能遺夫得喪欲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

為輕輕懸於悅而人以為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稱

仰悅偏舉也衡若正舉之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權不正則

之則重懸於悅必猶未平也遂以此定輕重是惑也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

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秤之權不正

知禍不旋踵也禍託於惡謂無德而祿因以為福不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道能知禍

權之知舉重之正離權則不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

喪也易謂以物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

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

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

喪從道則無所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

得宋墨是也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

其數也累積也嫌惡也此謂不以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

其察者有讀為又雖隱而難察以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

之有也理為道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

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

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鍾鼓而不知其聲

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乎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

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

嗛讀為享獻也謂受其獻也嗛足也史記樂毅曰先王以為嗛於志嗛苦

反假問而嗛之則不能離也

假或有人問之暫以為足其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

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

物也養生也粥壽也

也皆當為耶問之辭

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

縱其情則欲終不可欲也

欲養其名而亂其行

皆外重物之所致也

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

與盜無以異雖乘軒戴綬與其無足無以異同與夫是

之謂以己為物役矣已為物役使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

以養目

所視之物不及傭作之人亦可養目

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

菜羹而可以養口鹿麕布之衣鹿麕紉之履而可以養體

之履履麻屨也

屋室廬庑葭序尚机筵而可以養形廬單室也庑屋

如廬庑者段廬也以廬為屋葭為席序皆貧賤人之居也尚机筵未詳或曰尚言古猶若稱尚書之尚也尚机質朴之机筵也故

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勢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勢列也名美名也

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之權則為天下必多為己之私和樂少矣

夫是之謂重己役物知道心平愉心平愉則欲惡有節物不能動故重己

無稽之言不見之

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

無稽之言言無考驗者也不見之行不聞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

君子尤當戒慎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苑作無類之說不

刑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此三句不似此篇之意恐誤在此耳

